

儒林公議



國朝文獻通考



儒
林
公
議

撰人不詳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

儒林公議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儒林公議卷上

宋 闕名

太祖承五代易姓之後，知人心未固，以太宗身試艱危，有英奪之斷，可以王天下，故居常以主社許之一日。太宗被疾，憊甚，車駕幸其邸，勉令灼艾，因自指所御赭袍示之曰：「此當誰着耶？」末年，友愛彌篤，終以大寶授之。太宗纂嗣，下河東，海內生靈寢安，不知有他姓矣。大哉！聖人之治也。舍其子而立其弟，以公天下，追惟堯舜之心，豈遠是道哉？

太宗下河東，回止蹕常山，謀伐幽薊，及不利，班師，遂留駕前，刻漏及渾儀於行宮，蓋深憤醜虜憑陵，志在必復疆宇，以拔生民，抑亦示艱難於子孫也。慶曆甲申歲，既平保塞叛卒，留住常山，繕葺宮殿，藻塋一新，宴殿特瓌壯，兩廡脩敞，不減京都集英制度，蓋宴犒軍校之所也。

太祖天表神偉，紫矚而豐頤，見者不敢正視。李煜據江南，有寫御容至僞國者，煜見之，日益憂懼，知真人之在御也。

太祖既下江南，得徐鉉、湯悅、張洎輩，謂之曰：「朕平金陵，止得卿輩爾。」因問曰：「朕何如卿國主？」張洎對曰：「陛下生而知之，國主學而知之，雖學知與生知不同，然其知一也。」

太祖少在兵戎間，累著戰功，以至得天下，然以興隆學校爲心，京師建國子監，每與駕親臨，以觀其役，識

者知太平之有漸矣。

王曾僕射有台宰之量。每進擢時材。不欲人歸恩在己。初參大政。嘗薦蘇惟甫者可當煩使。惟甫至京師。屢造其門。不敢輒語以私。一日久奉朝請。資用已乏。困旬浹吉。旦詣公。語餘遂及身計。公答以它辭。惟甫退。所館已有特勅者在門。乃新命江淮都大發運使。實朝行之極選。乃王公日所署勅也。惟甫慚嘆久之。其他事多類此。范仲淹被遇極深。嘗贊之曰。久當朝柄。未嘗樹私恩。此人之所難也。公曰。恩若自樹。怨使誰當。識者以爲明理之言。

楊億在兩禁。變文章之體。劉筠錢惟演輩皆從而效之。時號楊劉三公。以新詩更相屬和。極一時之麗。億復編敍之。題曰西崑酬唱集。當時佻薄者謂之西崑體。其它賦頌章奏。雖頗傷於彫摘。然五代以來。蕪鄙之氣。由茲盡矣。陳從易者。頗好古。深擯億之文章。億亦陋之。天禧中。從易試別頭進策。問時文之弊。曰。或下里如會粹。或叢脞如急就。億驚見者深嫉之。近山東石介嘗作怪說以詆億。其說尤甚於從易。謂億剽剽聖人之經。破碎聖人之言。欲盲聾天下耳目。謂吾學聖人之道。有攻之者。不可不反攻之。嘗諸盜入主人家。奴尙爲主人拔戈持矛以逐盜。死且不避。豈至是耶。

范仲淹富弼初被進用。銳於建謀作事。不顧時之可否。時山東人石介方爲國子監直講。撰慶曆聖德詩。以美得人。中有惟仲淹弼一變一契之句。氣類不同者惡之若仇。未幾。謗聲羣興。范富皆罷爲郡。介詩頗爲累焉。

自朱梁至郭周五十餘年。凡五易姓。天下無定主。文武大臣。朝比肩。暮北面。忠義之風蕩然矣。太祖皇帝。天啓神贊。舉無遺筭。開端創制。事未成就。遂厭區夏。太宗皇帝。以新邸勳望。紹有大統。深懲五代之亂。以刷滌汚俗。勸人忠義爲本。連闢禮閣。收采時俊。每臨軒試士。中第者不下數百人。雖俊特者相踵而起。然冗濫亦不可勝言。當時議者多以爲非古選士之法。故眞皇嗣位之初。王禹偁首上疏言得失。謂舉選非天子親臨之事。請以歸有司。然太宗滌汚革舊。一新籒笏。則明者亦默知其意焉。

太宗臨軒放榜。三五名以前皆出。二部符遷擢榮速。陳堯叟王曾初中第。卽登朝領太史之職。賜以朱戟。爾後狀元登第者。不十餘年皆望柄。用人亦以是爲常。謂固得之也。每殿庭臚傳第一。則公卿以下無不聳觀。雖至尊亦注視焉。自崇政殿出東華門。傳呼甚寵。觀者擁塞通衢。人摩肩不可過。錦繡繡轂角逐爭先。至有登屋而下瞰者。庶士傾羨。譟動都邑。洛陽人尹洙意氣橫蹠。好辯人也。嘗曰。狀元登第。雖將兵數千萬。恢復幽薊。逐弭虜於窮莫。凱歌勞還。獻捷太廟。其榮亦不可及也。

寶元於拓跋夏元昊初叛命。遣人詣闕。表言諸蕃推奉求朝廷眞冊。議者雖然莫知所從。時張士遜章得象當相柄。陳執中張觀輩筦樞極。皆謂小羌不足憂。遂拒絕之。乃命夏竦帥涇原秦鳳治回中。范雍帥鄜延環慶駐高奴。並擁節鉞。雖城湫未完。兵力尙寡。然元昊戍其下。未嘗小有侵軼。蓋不欲曲之在己也。竦諜知其情。堅守不動。元昊亦踰年不敢輒侵其疆。雍守延既久。以謂羌眞小而怯也。屢遣裨校率兵縱掠。元昊旣忿。且以爲辭。遂併集醜類入寇延安。乘虛直逼城下。人心震搖。懼必不守。雍檄召劉平。

自他道出華池赴援。平素輕敵。又兼程而趨。士卒不得休息。及與賊遇。率其下大呼力戰。賊亦少卻。裨將郭遵驍雄絕倫。躍馬蹀陣。所向披靡。然賊衆千餘萬。平與石元孫兵不滿三萬。賊又委老弱及牛馬以餌之。諸軍爭功蹂亂。無復行列。賊乃盡銳乘之。平等大敗。生爲賊虜。自爾賊勢雄張。官軍懾矣。後一年任福戰沒於鎮戎軍之好水川。又一年郭懷敏陷於定川。偏將以下獲全者鮮。皆舉軍敗覆。窮蹙奔潰。誠可痛也。當劉平之戰也。尙斬馘千餘級。任福亦傷夷敵人數百。至懷敏則束手就殲。如投陷穽焉。時呂夷簡復居相位。語人曰。一戰不及一戰。吁。可駭也。豈承平日久。將卒不練。以至是歟。將天假羌酋以爲國患也。

康定辛巳歲。韓琦爲陝西經略安撫使。尹洙爲判官。同詣闕獻入攻元昊之策。欲自鄜延涇原兩路出師。夏竦作太師。意不甚主。時呂夷簡居上。弼天下之務。一斷於己。杜衍方副位樞地。深以入攻爲非。呂因謂人曰。自劉平敗覆以來。言羌事者人人震怯。今韓尹健果如此。豈可沮之也。然呂不計事之可否。而但持此說。識者非之。韓尹旣遂請。卽馳驛而西。自畿甸近郡配市驢乘軍須入關。道路擁塞。曉夜不絕。其諸用度盡於關中括取。州縣不勝其擾。范仲淹雖與琦同副帥任。已專守延安。不預此議。及師舉有期。仲淹固執不可。洙徑走延安。見仲淹。圖爲協力。仲淹終不從。琦已駐鎮戎軍。召諸路將佐。聚兵數萬。爲出討之計。元昊遂併兵來寇。欲逆折官軍之鋒。琦謂諸將曰。今勇將銳師悉萃於此。而賊輒來犯。其勝必矣。將佐皆庸人無謀慮。賊人羸形誘之。時委老弱牛畜。令官軍將獲。衆益喜貪功不可遏。琦在壁。

中左右爭請行。亦有不自白而去者。遠奔逐北。惟恐後時。任福奔走。竟至好水川。賊所伏勁兵。由四山而出。不可勝數。烟塵坱合。前後相失。官軍圍塞其中。無復行陣。流矢如雨。殺聲震地。任福而下將佐死者五十餘人。如王珪、桑懌者。皆驍勇可備指縱。是日皆不免。人頗惜之。將作監丞耿傳、洙友也。力薦於琦。使預謀議。是役也。傳從福督戰。深爲衆所歸咎。然傳亦死於陣。洙乃作慟忠辨。誣二文以排衆說。後洙以他罪被鞫。言事者復攻二文欺衆。然人衆事往。積歲不復窮考。洙亦自以它罪譴焉。

拓跋元昊少好兵。父德明時。將兵破甘涼。其可汗自焚。乃俘其妻孥以歸。自是益喜戰。勢亦漸盛。德明死。繼拔斃牛京哥城。唃廝囉雖遇敵力戰。元昊所部亦傷歿者衆。然大勢已竄。遂南徙。歷精誠文法。寢弱矣。又其子瞎斡摩訶角背叛其父。自立摩訶角素。依首領郢成俞龍爲謀主。俞龍復納女於元昊子寧令。僞號梁王者。由是角廝囉常憂禍發肘腋。意益衰怯矣。

拓跋德明承繼遷土字。志在自守。然其下部族亦時寇抄邊境。及公移究詰。則陽言不知。朝廷惟務含貸。以存大體。其號令補署宮室旌旗一擬王者。每朝廷使至。則撤宮殿題榜置於廡下。使輅治出餞館。已更赭袍鳴鶴。鞞鼓吹導還宮。殊無畏避。一旦貢表求封冊廟。論者乃責以藩臣之禮。欲必行天誅。何不思之甚也。

元昊既志在依拓。數侵諸藩境土。鄰國數怨之。常選部下驍勇自衛。分爲十隊。隊各有長一妹勤。二浪訛。遇移三細賞者埋。四五里奴。五難熟屈則鳩。六隈才浪羅。七細毋屈勿。八李訛移岩名。九細毋嵬名。十

沒羅埋布每出入前後環擁設備甚嚴又分兵爲左右廂諸酋各選精騎目爲生剛捉生其廂左距契丹右抵甘州有野利剛浪崖遇乞三將號爲謀勇者人或言皆有異志元昊並誅之而勢亦不衰朝廷東自麟府西極秦隴開五路帥府儲衆兵以守之元昊入寇常併兵一路而來諸路兵勢隔遠不能救援故敗者數焉加之儲峙供餉中外殫耗是以議者欲亟與之和苟紓一時之敵

天禧中西蕃酋領李遵反郢城溫其迎角斷囉爲主以興文法遂逼秦州時曹瑋作州帥逆戰於三都各蕃衆大敗自後不復敢寇漢境唃氏後迎李遵郢城溫殺之又爲拓跋元昊侵逼文法終不能盛朝廷加以旌節歲有賜予唃氏亦時遣人朝貢

康定初元昊擾邊官軍顛覆屯田員外劉渙抗章請使唃氏令率衆擊元昊以分兵勢自秦州踰四旬方達唃氏所經道路艱危非貨不行既見倨慢殊無外臣之禮逼渙拜之加以言語不通朝音不能悉達徒捐金繒數萬而還議者以謂唃氏危窘自固不暇豈能爲朝廷困元昊哉渙策疎矣

景德初契丹入寇車駕幸澶淵上未嘗親御軍戎意甚懼比及河橋欲遂止澶之南學時寇準作相高瓊居親衛力勸上過北城上乃躬擐金甲登堞號令諸軍既四顧滿野皆胡騎益不自安準指麾言論自若上亦深倚之陳堯叟本蜀人勸上西幸成都王欽若南士謀幸金陵準曰皆可斬及虜寇講和車駕還京師準之功無與二準亦豪俊自負欽若輩深嫉之一日欽若因論澶淵事曰城下之盟古所深恥今陛下初御海內爲夷狄陵侮亦不幸爾上曰爲之奈何欽若曰非天表瑞貺盛儀畢備則無以登狄

人而掩茲醜。由是上志在奉符瑞。勸功岱嶽。以諄戎夏。丁謂輩遂從而希合之。加以承祖宗恭儉之餘。帑藏充牣。內外寶貨。不可勝計。洎封祀禮畢。玉清景靈會靈三宮觀成。國力爲之耗竭。用事之官。實費金錢幾千萬。近世以來未有也。

眞宗建玉清宮。自經始及告成。凡十四年。其宏大瓌麗。不可名似。遠而望之。但見碧瓦凌空。銍耀京國。每曦光上浮。翠彩照射。則不可正視。其中諸天殿外。二十八宿亦各一殿。榱桷杞梓。搜窮山谷。璇題金榜。不能殫紀。朱碧藻繡。工色巧絕。臺拱欂櫨。全以金飾。入見驚悅。褻暱迷其方向。所費鉅億萬。雖用金之數。亦不能會計。天下珍樹怪石。內府奇寶異物。充牣壁積。窮極侈大。餘材始及景靈會靈二宮觀。然亦足冠古今之壯麗矣。議者以謂玉清之盛。開闢以來未之有也。阿房建章固虛語爾。天聖歲六月中宵暴雨震電。咫尺語不相聞。俄而光照郗城如晝。黎明宮災無餘。大像穹碑悉墜煨燼。見者無不駭歎。明肅皇后垂簾對兩府大臣而泣。追念先志。罷宮使王會柄相。黜判官翰林學士宋綬歸西垣。授夏竦以修宮使。力期興復。議論喧然。言事者亦競進說難復。乃止。

太宗志奉釋老。崇飾宮廟。建開寶寺靈感塔以藏師舍利。臨殤爲之悲涕。興國寺構二閣。高與塔侔。以安大像。遠都城數十里。已在望。登六七級。方見佛殿。腰腹佛指大皆台抱。觀者無不駭愕。兩閣又開通飛樓爲御道。麗景門內創上清宮以尊道教。殿塔排空。金碧照耀。皆一時之盛。觀自景祐初至慶曆中。不十年間。相繼災燬。略無遺焉。欲爲之福。如是其效乎。

太宗嘗謂杜鎬曰。今人皆呼朕爲官家。其義未諭。何謂也。鎬對曰。臣聞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考諸古誼。深合於此。上甚說其對。

曹冀王彬。遭會興運。勳效寔著。諸將平蜀。競掠財寶。彬獨不犯釐忽。由是太祖益知之。性兢畏。不伐破唐。回入都城。令監門者。但報自江南勾當公事回。及勅望日隆。名寵益峻。愈謙下。謹懼。以保祿位。每出鎮蕃閩。卑躬待士。遇計臺巡視封部。雖朝籍省部位至下者。亦屏遠從者。端笏迓於路左。使者見之。無不惶恐。賓僚或有以過禮爲言。彬曰。上使此人來窺我爾。其畏惕如此。子孫知義方者。亦能遵其家法。

曹彬下江南城。李煜面縛。就彬請命。彬謂之曰。國主可歸宮。厚有裝蓄。以備歸朝。煜深德之。諸將爭言不可。蓋懼其或自引決爾。彬徐曰。無畏。彼若能死。則豈復忍恥以見吾輩耶。畢如其言。衆皆服其識量。

曹彬居第卑陋。未嘗修廣。蓋深懼侈滿。安於儉德。臨終誡諸子曰。慎不得修第。厥後遵其遺訓。無敢踰者。及中宮升僊。門戶翕赫。里巷之間。輿馬填砌。亦止加丹堊而已。噫。夫人欲之縱。由外物之侈也。廣侈之居。以養氣體。則儉非之奉。不能充。理勢然矣。矧子孫被華腴之靡。不知艱苦者哉。其致滿覆無惑也。吁。如曹王之保家訓。後可以爲富貴之師矣。

上旣廢郭后。羣臣無敢言者。時孔道輔爲御史中丞。范仲淹居諫職。知不可以偏言奪。乃相與率臺諫合入伏閣拜疏。上遣詣中書。諭以廢意。時李迪在相位。謂道輔曰。廢后古亦有之矣。道輔對曰。今天子神聖。相公當以堯舜之道佐之。奈何引古者失道之君廢后事。以爲證耶。迪由是怒。道輔仲淹皆黜補郡。

餘皆罰金而已。疏云：君者，天下之父也；后者，天下之母也。天下之母可以無罪而廢，是天下之父亦可
以無罪而廢也。此淹之辭。

陳彭年被章聖深遇，每聖文述作，或俾彭年潤飾之。彭年竭精盡思，以固恩寵。贊佞符瑞，急希進用。當其
役廬時，隨寒暑燥濕，不知也。有自信臣者，其中表也。館於其家，見彭年足疾甚，每朝歸第，則亟就書室，
嘿坐端廬，或呼婢僕脫靴，則瘡膿常漬，亦不自苦。少求休息，十日旬浹，乘閑步於廊廡，忽見紅英墮地，
訝曰：「何花也？」左右對曰：「石榴花耳。」彭年曰：「此有榴樹耶？」乃彌年所居之僻地也。其銳進如此。時人目爲
九尾狐，言其非國祥而媚惑多岐也。乃參毗宰政，未幾而亡。

孫奭起於明經，敦履修潔，端儀典正，發於惴惴。章聖崇奉瑞貺，廣構宮殿，以誇夷夏。奭累疏切諫，上雖不
能納用，而深憚其正。疏語有國之將興，聽之於人；國之將亡，聽之於神。其忠朴如此。

孫奭敦守儒學，務去浮薄，判國子監積年，討論經術，必請精摩。監庫舊有五臣注文選鏤板，奭建白內于
三館，其崇本抑末，多此類也。

馬元儒學精深，名齊孫奭。居喪不爲佛事，但誦孝經而已。時人稱其顓篤。

國朝以來，京都雖有國子監，爲講學之地。然生徒不上三十人，率蒙稚未能成學者。遇秋試詔下，則四方
多士競投牒於學，干試求薦。罷則引去，無肯留者。初試補監生，但無大謬，無不收采。生員得牒以歸，則
自稱廣文館進士，監出一牒。生員輸緡二千餘目爲光監，利爲公廨之用。直講置員，但躡爲資地，希遷

榮耳。自景祐以來，天下州郡漸皆建學，規模立矣。慶曆初，今賈相國昌朝判領國庠，予貳其職。時山東人石介、孫復皆好古醇儒，爲直講，力相贊和，期興庠序。然嚮學者少，無法利以勸之。於是史館檢討王洙上言，乞立聽書日限，寬國庠薦解之數，以揀之。聽不滿三百日，來者日衆，未幾遂盈數千。雖祁寒暑雨有不卻者，諸席分講，坐寒陞序，講罷則書名於籍，以記日。固已不勝其譁矣。講員日衆，判長奏假庠東錫慶院以廣學舍爲大學，詔從之。介復輩益喜，以爲教道之可興也。他直講又多少年，喜主文詞，每月試詩賦論策，第生員高下，揭名於學門。介又好議都省時事，雖朝之權貴皆譽贊之。由是羣謗誼興，漸不可遏。介不自安，求出倅濮州。言者競攻學制之非，詔遂罷聽讀日限，一切仍舊。學者不日而散。復如初矣。議者曰：學校之設，固治國化民之本也。賢不肖知之，然古今不同，勸導異方。古者舉鄉命秀，必由於學舍，是而進者鮮矣。今考士升藝，不由於學，思治者失其本，而欲以末制驅縛之，其終爲害也宜哉。

盧多遜，權謀之士也。太祖常患耶律氏據幽薊，未有策以下之。多遜進說，願權都鎮州，經畫攻取，俟恢復漢土，則還蹕於汴，聞者果之。

太宗嘗責趙普以下舉將帥。普對曰：昔明宗舉石晉，晉選張彥澤、劉高祖、拔郭上皇，世宗得太祖，臣豈敢輕舉耶。

太祖嘗密遣人於軍中伺察外事。趙普極言不可。上曰：世宗朝嘗如此。普曰：世宗雖如此，豈能察陛下耶。

上默然遂止。

李漢超帥師於高陽關。貸民財而不歸之。民搥鼓登聞上訴。太祖乃謂之曰。爾之鄉里亦嘗爲契丹所掠乎。曰然。上曰。自漢超帥後有之乎。曰無之。上曰。昔契丹掠爾不來訴。今漢超貸爾乃來訴耶。怒而遣之。乃密召漢超母謂之曰。爾兒有所乏。不來告我而取於民乎。乃賜白金三千兩。自是漢超奮必死之節矣。

張詠當太宗朝。時望漸高。執政者忌之。恐有大用。言於上。謂詠有威名。欲以武爵處之。詠聞不樂。一日燕見。自請爲武臣。別求三千人賞糧。親募拳勇之士自衛。以備出戰。上不許。自是執政無敢議者。

祥符中。軍士有告其營將誹毀天書者。上怒。欲鞠正其罪。時馬知節在樞府。力言不可。且曰。天書之降。臣等若非親承德音。亦未之敢信。矧軍校乎。苟正其罪。則軍政不能肅矣。遂止。

又李漢超將勁兵五千駐高陽關。以捍兵戎。漢超常患兵少。因遣其子奉章詣闕。求益兵。太祖逆謂之曰。汝父使汝來求益兵耶。乃賜其子食已。而謂曰。汝父不能辦吾事。則候契丹斬汝父頭。吾當別有能辦吾事者。兵則吾不益也。遂解寶帶及以金帛厚賜焉。漢超乃自奮勵。終能北禦彊寇。不內侵軼。議者曰。太祖以天威神略。戡削多亂。夷狄偪縮。不敢內侵。然亦由將之得人也。漢超以寡禦彊。未嘗挫勢。亦由兵精而任專也。今之治邊者。兵益冗。勢益敗。國用已殫。而戎患方熾。誠可浩歎哉。

張詠在白士間。意概不羣。秋試求薦於大名。上書公府曰。昨日公府試罷。羣口騰議。以詠名在張覃之右。

且覃內實敏直。外示謙和樂善。著書十餘年。未嘗一日變節。事繼母恭慎。猶初授教時。一家熙熙。有若太和之俗。且魏大都也。萬人畢詞。謂之君子。聞者無不服詠善讓。謂可以勸薄俗。又嘗作聲賦。雖未能高致絕俗。然豪邁有理致。朋游有勸詠以聲賦。贊先達者。詠曰。取一第乃欲用吾聲賦耶。其自負如此。張詠所臨之郡。無不完浹前後。民愛之如父母。再治蜀。恩威條教。動皆可紀。益人至今諸慕。比戶畫像祠之。以謂諸葛武侯之後無逮之者。蜀人性游侈。嘗親春以勤奮教之。民皆感其意焉。

張詠守餘杭時。方歉凶。饑民多犯禁鹽。詠無問多少。皆笞而遣之。由是犯者益寡。邏捕者入郡白詠。以爲亂國家法。詠怡然納之。遂留夜飲。因自行酒。謂之曰。錢塘十萬戶。饑者八九。苟不以私鹽自活。忽焉蠶斯屯熾。以死易生。則諸君將奈何。吾止佇秋成。則繩之以法。聞者皆服其言。至有泣下者。是歲至秋。杭無盜賊。民命以濟。又有民家子與姊之贅壻爭家財者。訐曰。妻父遺命。十之七歸壻。三與子。手澤甚明耳。詠悚然。命酒醉之。謂其子曰。爾父可謂有智者矣。死之日。爾甫三歲。故托育於壻也。若爾有七分之約。則爾死於壻之手矣。今當七分歸爾。三分歸壻也。其子與壻皆號泣再拜而去。人稱神明焉。

張詠治蜀。承兵亂之後。比防南衆。四野寇暴未息。城中無旬月之儲。乃榜衢市。錢官監之。直貴米價。以博易之。糴廩因之充接。蜀漸安焉。

張詠性剛急。嘗作鯪魚賦。其序略曰。江有若覆甌者。漾於中流。移晷不沒。舟人曰。此噴魚也。觸物則怒。多爲鵠鳶所食。遂索書驗名。古謂之鯪魚。因而賦之。亦欲刺世人之褊薄者。又爲褊箴曰。百行同轍。一

編則缺其意亦欲自警也。然終以剛直不躋柄用。後進不知論者以爲詠躁懷不任輔弼。何輕誣之甚哉。

楊億雖以詞藝進。然理識清直。不爲利變。章獻太后寵冠妃御。人有諷億使上言。請升配宮壺。則立可致身二府。億深拒之。未幾。丁謂奏章稱楊后德當正椒闥。未半歲。乃參大政。億終不悔。朝廷議封禪。億謂不若愛民息用爲本。復爲邪佞者所排。眷寵浸衰矣。億性又疎放。言或輕發。時陳彭年方親幸。潤色帝制。有讒億云。竊議聖文非親制者。上不樂甚。一日召億入禁中。賜燕。有酒極豐美。至于杯案之屬。皆常所未見者。旣而命小黃門捧書數箱示之。皆文藁也。其中刪塗改削。皆上親翰。億皆伏讀。深贊天作之美。上忽變色曰。皆朕自作。非假人也。億不知所以然。亦不敢自辯。但惶懼而退。未幾以母往。許之。陽翟弟倚所得疾。遂請急歸侍。不待報而往。但留書時相所爲敷奏而已。上聞之。錫以金縢藥劑。未之罪也。億遂自稱疾不出。晁迥李宗譔輩皆貽書趣億歸。但假弟倚答書曰。兄書語大錯。喜怒不常。委是心神不定。乃爲母奏乞免官爵。言者亦請紀其罪。乃除太常少卿。分務西洛。許居陽翟治疾。然門生館食者尙十餘人。踰年貲用漸罄。乃表述嫉謗所集。賴容明保辨。再章求典許田。不報。復求歸覲。乃就命守汝陽。旣而得綠毛龜表獻稱瑞。繼復求覲。遂召還京師。貢章願徧謁玉清諸宮。始混和於時輩矣。未幾卒京。今上新政。追贈禮部尙書。諡曰文。

張詠正直少合。與楊億頗相知善。嘗遺億書云。世之才豪。須藉智識制之。則豪氣不暴縱。不與伊呂並轡。